

上篇 人格构成论

——人格的共时性考察

生命的起源曾被称做宇宙之谜，其实那只是宇宙之谜的小小开端，在它漫长的繁衍系列的终端，绽开着一个更难解、更有诱惑的谜。它的破译者正是它的造作者：他不断地阅读自己正在继续写的书 时而沮丧 时而亢奋 时而惊讶 时而自嘲。书的扉页要追溯至无穷的过去，尾声将回响在永恒的未来。在它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一个大字：人。

每个婴儿呱呱坠地，几乎刚睁开迷蒙的双眼，就紧紧注视这本书，直到离开世界。一代一代人过去了，又新生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读法，有一个人就有一本人生之书。以至它今天仿佛是断简碎片的连缀，人也成了某种元素，文化、地域或历史的附属物，社会角色，甚至某种功用。它们都显得言之成理 持之有故。

但是，人难道可以被约化为某种单一的元素？还是可以被还原为某种非人的存在？

这里横着一条真正的悖论：人似乎不得不这样那样地分割自己 就象‘人’字必须由一撇一捺构成 但是人心中又深感

不满 因为一撇一捺分开 就不成其“人”。结果 就发现了人格——一个完整的人。

向着人格，也许可以找到一条破译宇宙之谜的通途？

人格的哲学考察

人格的形而上意义——宇宙论背景。
三次双向共生过程：日心说、进化论、非理性主义。剔除人之神性。人类中心论的悖论——人格是灵与肉的统一。人道主义结论。感性存在的合法性。性和原始生命力的悖论。三种理性及其度。人格的必要张力——人格的伦理学意义。选择与责任。选择的理性与非理性机制。选择出于人格即两者合一为良心。

恐怕很少有思想家象帕斯卡那样喜爱深究人的脆弱了。在这位 17 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看来，“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

草。”^①微不足道的自然力就足以置他于死地；然而思想却使他高出整个宇宙：他知道自然界的优势，更重要的，他知道自己的脆弱与尊严。然而，帕斯卡不过是以两极观念对立的方式，加入了古往今来无数探索人之问题的思想家行列罢了。

但是，有哪一位思想家能够抵挡它的诱惑而拒不思索人是什么呢？帕斯卡的前驱蒙田就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苏格拉底的格言“认识你自己”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以一种又一种的方式在执行着，以至于卡西尔在《人论》中劈头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而中国古代的伟大智者老子则以最言简意赅的方式提示人们：“知人曰智，自知曰明。”人的全部明智就在于认识作为个体的自我和作为群体的人类。

问题是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呢？更明确的问题是：人们认识自己要有什么前提呢？人在反观自身的时候，必定有一种自我同质感。他知道昨天的“我”与今日的“我”是同一个体，不管他是日渐成长的少年抑或是日趋衰朽的老人，也不管他昨天鲜活健壮而今天却身患重病；他知道在研究最枯燥、刻板、严肃的学术问题的“我”与在向心爱的姑娘倾吐心中无限柔情蜜意的“我”是同一个“我”无论他们在外表上有多大的差异，甚至可能在外人看来是判若两人；他也知道，青年时激进的“我”和老来稳健保守的“我”都是他自己，否则就没有那么多人要“悔少作”要谦逊地自责“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非”了。实际上，必须存在“我思”这一统觉，人才能构成其知识经验。“我”这一主体在反观自身的时候，必定感到了自身

^① 帕斯卡：《思想录》第 57 页。

绵延的同一性 他在理解其他‘我’的时候 也必须按照这种个体绵延的同一性来把握对象，否则理解将决无可能。这种个体绵延的同一性就被叫做人格。

人总得在类中间思维 或者说总要运用‘类’范畴来思维。当他说：“我是人”；“你是人”时，他实际上把个体归属于人类 他知道自己不管如何独特 总同那些民族、地域、肤色、性别、面貌、才性、思想等方面迥然有别的个体属于同一类存在物。就象太阳每天在西边落下 第二天又照样在东方升起一样，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劳动、繁衍后代 创造了各种文化 又常常犯各种错误 甚至残酷地互相厮杀 但他们都是象“我”一样的人。这种类的同一性就是人的本质。毫无疑问，人在意识到自身的绵延或同一性时，也就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个人达到人格意识也就或多或少地窥视到人的某些本质 反过来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 人们不得不努力认识人类 为了能享用人格尊严 人们必须学会把握人的本质。

但是，德谟克利特已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郭象说得更玄乎：

世皆新矣 而自以为故 舟日易矣 而视之若旧 山日更矣 而视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 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 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 岂常守故哉？

仔细推敲起来，今天的“我”总有某些东西不同于昨天的

① 郭象：《庄子注》。

我”赋写“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不同于吟唱“冰肌雪骨，自清凉无汗”时的苏轼。谁静心反省过自己的思维活动，那么他一定会承认它是一条不间断的意识之流，各种印象、观点、欲念、幻想纷至沓来，前后纠缠叠代，倏忽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真可谓“交一臂而失之”。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难道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意识流吗？每一个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个人，必定占有特殊时空，有其独特的生理心理的要素及组合，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个体，有什么能使拿破仑再生，或者重造一个李太白？说耶稣与今日黑手党的首领毫无二致，显而易见要被指责为胡言乱语。最相象的孪生兄弟在他们的父母眼中也是绝不会混淆的两个孩子。

困难由此而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占有有限时空的人，但是我们讨论的却是人类的本质；不管一个人的喜笑怒骂、言语行为在不同时空呈现出多大差异，我们仍试图把握他自身的绵延或同一性——人格，这是可能的吗？从柏拉图到卡西尔，从弗洛伊德到马斯洛，那么多哲学家、心理学家创立了形形色色的人格理论，中国古代哲学家则更是热衷于讨论圣贤的人格，有哪一种理论可以囊括一切、说明一切、供我们象计算机一样精确无误地使用呢？然而，如果我们没有人格意识，我们就一定无法对自己的思维与行为负责，而为了未来的某个目的含辛茹苦、汗流满面地劳动，就显得极为愚蠢、极其不可思议了。如果你对你的亲属、朋友、同事、邻人都没有达到人格的把握，那么他们对你而言至多是相识的陌生人，你对他们的了解将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印象，甚至连杂乱无章的印象也需要有一个对象中心才会连接起来。人间世界将变成一个迷宫、一个布满不可预测的危险的深渊。诚然，古

往今来的人格理论没有哪一种可以称得上是包罗无遗、精密无误的解剖图，但是又有谁能否认它们中每一种都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地说出了关于人格的真理呢？把它们综述起来，不管它们表面看来是如何不相容，它们全体正在越来越逼近人格这一思维对象。而且一代代人的格理论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在塑造一代代人格的文化中加上了颇有份量的砝码。

人格理论的困难纯乎是哲学性困难。在科学以加速度发展的今天，一切可以达到精确性的理论都从哲学中独立而去，归入科学；只有那些迄今为止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却又总是诱人喋喋不休地为它争执的东西才被倒霉的哲学所收容。显然，人格的形而上特征，使它介入了哲学。也就是说，一切人格理论，无可例外地会延伸到哲学领域，那些最重要的人格问题背后，几乎都隐蔽着哲学问题。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经过哲学的透视，才可能接近于较为深刻地把握人格。

从哲学的眼界看人格，首先是一个宇宙论问题，即人在宇宙中处于何等位置。

古代东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实际上都把人类误置于宇宙的中心。中国文化创造精神的象征女娲，在炼石补天之余，游戏般地按其自身的形象“抟土造人”。这时的人自然与他的创造者一样，居于天地之中。而《旧约》的《创世纪》章这么写：

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土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在上帝的庇护下成为万物之灵。但是人不甘心安于神的统治和中世纪对人格的蔑视。经过十几个世纪的漫长经历，人文主义者终于揭竿而起。15世纪意大利的皮科说了这么一段名言：

上帝认定人是本性不定的生物，並赐给他一个位居世界中央的位置。又对他说：亚当……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所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我们交给你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你好象是自己的塑造者，既有选择自由，又有光荣，能将你自己造成你所喜欢的任何模样。你能够沦为低级的生命形式，即沦为畜生，亦能够凭你灵魂的判断再转生为高级的形式，即神圣的形式。^①

人文主义固然开始了打破神的迷信的历史，崇扬了人格的尊严和独立不羁的自由，但却同时更深地陷入了人类中心论的迷妄。

紧接而来的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三次双向共生的过程：一方面由于神创论的不断破灭，人在神的面前愈益昂起了他高贵的头颅；另一方面，上帝既死，上帝的造物在宇宙中的位置也逐渐下降。

第一次是由哥白尼发动的，既然他的日心说论证了地球

^① 《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文选》第 305 页。

决不是如基督教神话所说的，是宇宙的中心，而仅仅是太阳系的一颗小小行星；那么不但神创论受到了致命一击，人文主义者的人类中心论也因它的妄自尊大而多少显得有点幼稚可笑了。

第二次开始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他的研究表明，人类不是造物主的特创，而只是几十亿年生物进化的自然结果。当 1860 年赫胥黎在牛津大学同威斯伯特尔主教的辩论中，机敏坚定地声称：如果必要的话，在愚蠢的主教同聪明的猴子两者之间，他情愿选择后者为自己的祖先。听到这样的声音，各种人类中心论者和神学家一样都会黯然神伤。它太令人的自尊难堪了，但更令人难堪的是，它不幸恰恰是事实！同样使人产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诗人哲学家龚自珍，他把人叫做“倮虫”，有时也叫“倮人”，而把其他动物叫做“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等等，从而把人拉到动物系列之中。然而他又说：“谓天地古今之续为虫之为，平心察之弗夺也”。^①人的地位在天命的面前上升了；在宇宙中的位置却下降了。当然他只是用了诗人的敏感悟性去猜测，而达尔文则用实证科学论证人猿其实同祖。

人既然离猿猴只有一步之遥，而且人从动物进化而来，注定他永远不能最终超脱动物界，那么人格的尊严和重要性似乎大大地逊色了。但是，帕斯卡所说的人是“有思想的苇草”，那类理性主义信念仍在支撑着它。从柏拉图开始的唯智论传统使人们对以下这一点深信不疑：人的本质是理智。人是理智的生命体，是受理智也只应当受理智支配的，因而人超然高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行为。亚里士多德区别了灵魂的两类属

^① 《龚自珍全集·释风》。

性（理性灵魂和感性灵魂），从而为把人与动物分隔开的理论铺平了道路。——到笛卡尔则把人与动物严格区别开来，灵魂仅仅存在于人。动物行为只是呆板机械的，完全没有人类心灵独具的灵活性和理性。西方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到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整个世界就是绝对理念演化的过程，而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工具；借助人，理性的机巧得以实现。中国孔孟一派的儒学也对人持理性主义的见解，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于理性，理性使人自觉到天赋的理和义，因而产生自觉的道德行为。可见，同样讲理性，西洋人更多的是理论理性，是认知能力，理智力量；中国人则更强调伦理性，是道德力量。儒家的这种先验论的理性主义发展到后期就变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性专制主义。按照这种理性专制主义，如果人不按照现成的社会规范、理义行事，人即堕落为禽兽。而欲望、激情等等都是使人堕落的根源。总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内，我们人类给人格的画像都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不过，它一度过于强烈，以致使人目眩神迷，无法辨认自己是否被神圣化、漫画化了。

正因为如此，第三次打击来自理性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即通常所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实际上，早在理性主义高踞皇座的时候，18世纪英国怀疑论已经向它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休谟宣称“单是理性既然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所以我就推断说，这个官能〔理性〕同样也不能制止意志作用，或与任何情感或情绪争夺优先权”。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或服从情感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① 在他看来，人们称之为“自我”的东西，原来只不

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过是来自肉体的一组感觉。这就是说，所谓人格，无非是一系列感觉经验罢了。休谟已经开了非理性主义的先声，不过在当时处于潜流状态。当黑格尔被尊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大班时，一个比他小 18 岁的年轻人竟然以无俸讲师的身份，专门挑选黑格尔上课的时间开课宣讲他自己的体系，他就是叔本华。叔本华争辩说，理智至多是人格的外观，潜藏在它后面是一个无意识的盲目的意志，它构成了心灵的本质。这一盲目的意志是求生存的意志，即求得生存、温饱和性本能满足的意志。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 而身体的器官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牙齿、食道、肠的输送就是客体化了的饥饿；生殖器就是客体化了的性欲。”^①前者为了个体的自我保存，后者则为了完成种族繁衍。种族高于个体，所以“生命意志，在性冲动中把自己表现得最强烈”。^②人就在这种本能欲望的驱使下从事他的全部活动。生命就是在抵御死亡，但又注定无法取胜；所以作为人格基质的意志本身是自我分裂的。意欲时痛苦，欲望满足了又感到无聊，並受新的欲望煎熬。结果人生就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不断来回晃动的钟摆。在理性主义鼎盛时代，坦率地揭示人生的阴暗面，真诚地表达他对人格的理解，体现了叔本华敢于截断横流的气概。但是，他在柏林大学任教 24 学期 开课只有 1 学期 而且听众从未超过 3 人！

直到 1859 年，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再次重印，表明非理性主义已经开始引人注目。正好同一年，后来创立法国生命哲学的柏格森诞生了。早他 3 年，精神分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 163 页。

同^① 第 452 页。

析学家弗洛伊德诞生于奥地利。这两个人尤其是后者对理性主义传统进行了极为严厉的责难。传统的唯智论认为人格的本质理性即逻辑思维，它具有明晰性、确定性和恒一性。如果说休谟以人格是感觉经验的杂多性组合来反对它的话，柏格森则以他独特的深层心理理论来代替它。这位曾在精神病院研究过 5 年病例，又对文学艺术、物理、生物等学科有很深造诣的哲学家断定：人格即内心的绵延。人格既不是由物质世界而及自我的知觉，也不是依附于这些知觉并为解释这些知觉服务的记忆，更不是与这类心理活动相关的生理反应，它们都只是人格的凝固外壳：

在这些峻削的晶体和这个冻结的表面下面，有一股连续不断的流，它不能与我们任何时候见到的任何流相比较。这是一种状态的连续，其中每一状态都预示未来而包含既往。……我们不能说它们之中某一种状态终于何处，另一种状态始于何处。其实，它们之中没有哪一种有开始或终结，它们全都彼此延伸。^①

这种精神的绵延才是人格的核心。可见，不管人在某一瞬间的心理感受是如何透明单纯，它实质上包含了体验到这种感受的人的整个过去和现在，完整地反映了他的人格。按照柏格森的理论，每种深层心理都有纯粹的个性，因而不但每一人格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每种心理状态、人生体验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这种难以反驳的理论对于崇扬自我

^① 柏格森：《形而上学导言》第 5 页。

的现代人，尤其是现代派文学艺术家一定是极大的鼓舞之词，而对于看重理性分析的人格学家则不啻釜底抽薪。因为柏氏论证了人格根本不可分析、根本不服从因果决定论法则，所以是绝对自由的。

与此不同，弗洛伊德则按照决定论法则来解释人。他认为人格的所有结构部分都起源于生物本能，它构成了隐藏在人格中的内驱力，即人格构成中的“本我”是人与低等动物共具的心理部分，受快乐原则支配。除了“本我”，人格中还有“自我”和“超我”。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受现实原则支配；超我是人格的道德部分，受理想所支配。由此他给人类画了一幅肖像，指出人是这样的：

一个部分生活在现实世界、部分生活在假装世界中的完全由肉体组成的个人，虽然这个人被各种冲突和内心矛盾重重包围，但是他具有理性的思想和行动，他为自己所未知的力量所推动，被不能达到的愿望所驱使，有时糊涂，有时清醒，有时挫折，有时满足，有时充满希望，有时灰心丧气，有时自私自利，有时大公无私，简而言之，是一个复杂的人。^①

如果不是有意拔高自己，任何人都不会真的认为阿波罗精神永恒地照耀着他的头脑，而会比较心悦诚服地相信弗洛伊德描绘了人的真相。

我们从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

^① 参见〔美〕赫根汉：《人格心理学导论》第 47 页。

可以看到，某种意义上，所有的非理性主义者都是深层心理学家，都倾向于用深层心理来解释人或人格，都从各种层次、角度，用不同的术语、方法、形式去论证人的行为主要地或根本地是由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所以人本质上不是理性存在物。尤其是弗洛伊德，他以泛性论为基础，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均可溯源于“性”，这对那种以具有理性而自居为万物之灵的人类自尊，无异于当头棒喝。

与此几乎并行发生的，是动物行为研究的长足进展。生物进化论已经搭起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桥梁，动物行为学家便纷纷跨桥前去。人类自尊心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以为社会性是唯有人类才有的专利品。用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话说，叫做“人能群”。他说：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①

人之所以能“假物以为用”就因为唯独人类有社会组织。但是，当代动物行为学却发现这条曾经使无数人沾沾自喜的结论是相当武断的。实际上，所有的哺乳类动物程度不等地都是社会性动物（social animals），依据生理层次的设计，它们不但要满足个体的驱力，而且必定生活在群体之中，高等灵长目动物尤其如此。因此在它们身上，我们可以确切地发现，生理遗传的行为模式与演化塑造的行为模式彼此配合之后，产生

① 《荀子·王制》。

了具有适应力的团体行为。动物行为学以及现代神经科学将意识和潜意识当作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予以深入研究，它们或许纠正了弗洛伊德等非理性主义的某些结论。但同时又加强了后者对多少有点显得幼稚的理性主义人格论的爆破力。

公正地说，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了心理分析学家们关于意识、潜意识的二分法理论不足以说明心灵的复杂性，而只是将心灵这个极端复杂的系统大为简化的结果。事实上，大脑两半球是互补的 左边管语言、逻辑、因果性的运作 右边管整合性的运作，这种结构是任何层位性的精神理论都不能解释的。譬如有一位脑部受伤的苏联作曲家在完全失去语言能力的状况下，却能继续作曲。所以非理性主义确实包含着某些真理性 不过 它们是有限的。

理性主义能否从非理性主义冲击所造成的狼狈境地中恢复元气，这是我们可以暂时存而不论的话题。我们要注意的只是近代发生的这三次双向过程，对人格理论的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每一次过程都可以说是向人格这个形而上问题的逼近 都在试图解开‘人是什么’这个斯芬克斯之谜。

在历史的总流向下，我们从上述三次双向过程中还可悟出什么呢？

如果说近代人文主义者着意于破除神的偶像崇拜的话，那么这三次过程在于：连续地剔除原先被认为是神的创造物的人之神性，不断地超越自卑感，摧破人类中心论的虚骄心理。

关于自卑感和自我中心，应当借助两位心理学家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或思维触媒。

就个人心理发育而言，自我中心状态及其脱离，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瑞士心理学家皮阿杰经过对儿童心理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他的自我中心理论。他指出，幼童一开始就处于自我中心的状态，他们把对象同化于动作的模式；随着动作的协调，主客体分化，逐渐认识永久客体，同时也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特殊的客体；随着语言和思维的出现，又出现了第二次自我中心状态。儿童思维的特点是直观的和自我中心的，它不但表现为象征性游戏而且表现在‘独白’和‘集体独白’^①等自我中心的语言在整个语言中占据很大的比例。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不可逆性。随着形式思维的出现，青年人身上出现第三次自我中心状态，即青年人的理想和行动常常要超越现实，面向未来，刻意按自己的愿望改造社会与自然。青年人只有深入到社会生活中，才得以脱离自我中心状态，此时，一个成人诞生了。

至于自卑感，大约从来没有哪一位心理学家象阿德勒那样将它视作其理论的支点了。阿德勒认为，一切人在开始生活时都具有自卑感，因为他显而易见地比他所必须依赖的成人虚弱与无能；同时这种自卑感又会激起追求力量、追求优越的强烈愿望，从而克服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然而强烈的自卑感未必外露为柔顺、安静、拘束、与世无争，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表现。阿德勒用三个孩子初次被带到动物园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当他们站在狮子笼前面，一个孩子躲在母亲身后，浑身发抖地说：“我要回家。”第二个孩子站在原地，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狮

所谓集体独白是指几个孩子在一起七嘴八舌，都好象是对别人在诉说，其实都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考虑别人的反应。所以同单个人自言自语的独自本质上是一致的。

子问母亲：“我能不能向它吐口水？”阿德勒指出：“事实上这三个孩子都已经感到自己所处的劣势，但是每个人却都依他们的生活样式，用自己的方法表现出他的感觉。”^①

皮阿杰的自我中心理论和阿德勒的自卑感理论，以两个貌似相反的形式揭示人格的一种动力式过程。按照皮氏的理论，人处于自我中心状态是尚未成熟的标志，从最初的自我中心状态转进到第二、第三种自我中心状态，正是逐步走向成熟的里程碑。而按照阿氏的见解，正是未成年的儿童，会有最强烈的自卑感，同时又会有最强烈的追求优越、克服自卑感的要求。在生物学上有一种重演律的理论，它指出个体发育重演了种系发育的历史，所以研究胚胎发育过程可以窥测整个种系的发育过程。心理的历程也应当有类似的相关规律。就是说，研究儿童或未成年人的心理状态及过程，可以提供理解人类年轻时期的心理奥秘。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假定，对上帝、天命和各种神话笃信不渝的时代的人，其实是那个躲在母亲背后、发抖着说要回家的孩子；而人文主义者和唯智论者似乎更接近于谨慎地表示要向笼中之狮吐口水的孩子。随着近代科学和哲学的进步，人类中心论逐渐地破除，这表示人类开始摆脱幼年期的稚气。

但是人类是否已经彻底脱离自我中心的状况，或者已经不再有任何自卑呢？

以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同未来人类将与地球一起生存经历的 50 亿年相比，人类不是太年轻了吗？它恐怕并未一劳永逸地超脱自我中心的神话。至于自卑感，阿德勒在讨论完

^① 阿德勒：《自卑与超越》。